

# 昭昭此情誰訴

- 紀念「六四」廿四週年 -

前言：剛傳出習近平將任黨總書記，一些海外民運人士即寄以厚望，認為這是十年一見的難得機遇。筆者不敢輕易苟同，提醒大家要慎記「厚望的外囊是脆薄的」。本文從多角度分析時局，論證習李施政方案的局限性，給讀者參考，並就教於各方家。

## 1、民運的處境與對習的祈望

去年秋，習近平出任黨中央總書記已成定局時，一位熟識海外民運動態人士私下告訴我，習近平掌政後，在回歸和處理「六四」問題上將會出現突破，這是十年一見的機遇<sup>1</sup>。他們的心情我是瞭解的。現下，海外民運處境不很順利。以巴黎為例，就遇到了不少困難。互聯網上頻頻傳出有人不擇手段地爭奪領導權，這樣的內部裂痕必然產生嚴重的內耗和損害他們的公眾

---

<sup>1</sup> 行文至此，得悉因「八九民運」被通緝而流亡美國的周鋒鎖，在港接受訪問時表示，對「習李新政」不抱希望（明報 2013 年 4 月 1 日）。可見美法兩地民運人士，在這個問題上意見是很分歧的。

形象。此外，又因人力不足，無暇多做基層工作，只能忙於應付媒體或國際人權活動，維持百人左右的紀念會，而當地法國人出席的人數亦銳減。在這種窘況下，他們想把對胡錦濤的失望，轉為對習近平寄以厚望。他們相信，在習的主政下，積壓了廿多年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歷史檔案，將會得到合理的處理。正所謂「天道久應還，炯炯寸心丹」（南宋崔與之）。

我當然希望他們能盡快如願以償，樂見其成。另一方面，因不知道他們談判的底線而覺得難以置評。然而近來看到有關輿論和報道，總令我感到他們有些過分樂觀，恐怕事與願違。所以我在今年的「六四」詩卡裡提醒大家，別忘了「厚望的外囊是脆薄的」<sup>2</sup>。那麼為甚麼會產生這樣過分樂觀的看法呢？

## 2、領導層實力與新姿態

毫無疑問，習近平執政伊始，比當年胡錦濤來得更有衝勁、更有聲勢。政治局 2012 年底審議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

---

<sup>2</sup> 摘自我為今年「六四」寫的詩卡《信念》：「信念，雪峰腰上的冰川，高爐裡的鋼材。

厚望的脆薄外囊，慎記！更毋忘堅持，那風雨後的太陽。」

定，且在細則中敢於衝撞「老人政治」<sup>3</sup>。接著於今年二月初，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習又提出對黨政領導幹部「反腐倡廉」六條規則，要求他們公開個人和直系親屬財產，不准在外國設賬號及從事經濟活動等等，這些動議不能不讓人有新的感覺。此外，胡錦濤臨別秋波，來個出其不意的「裸退」，也幫了習一個忙，把江澤民的排名從第二位押至常委之後，明顯地減少了他對習的制肘能力<sup>4</sup>。

但習的這些措施只是為了規範黨員的行為和作風，與我們期待的政改沒有直接的聯繫。如果沒有一個真正的讓全民監督制度，這些「習十條」、「八項規定」等等能否產生持久作用是非常值得懷疑的。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目前為止，遭打的貪污「大蒼蠅」、「小老虎」，主要是靠網民和媒體揭發，而不是靠黨員、官員的自覺的、護黨愛國的行動。這些利益

---

<sup>3</sup> 「不得題字」表面看來無關重要。但它的矛頭明顯地指向好在媒體面前擺弄「書法」的江澤民。

<sup>4</sup> 胡錦濤之所以能使出這殺手鐮，是因為他是鄧小平欽定的，沒欠江半點提拔之情。說來奇怪，鄧晚年自己也看出「老人涉政」的危害，因而越屆欽定胡錦濤。我當年也走了眼，以為他比毛澤東更霸道。沒想到這是因他對江「你辦事我不放心」。他這回的霸道，可霸得有點道理。

既得者和歷代的官員一模一樣，官官相衛，互相包庇。像薄熙來夫婦個案，要不是「狗咬狗骨，鬼打鬼」，就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會被揭發，甚至會否作公開的審查。

正如去年我在本欄裡寫的，就算習、李在民主改革方面有所作為，也只會另開一個新賬簿，不會主動給鄧、李、江等人的舊賬埋單（即原粵語的「埋單」）。此外，習也礙於鄧小平在黨內聲望的持續，我們怎樣能期待他在任內，特別是頭五年裡，主動給「八九」和「六四」翻案呢？

### 3、政治動機與策略的局限性

從政治動機這個較深的層次分析，習近平的首批施政方案完全是為了鞏固政權，而不是授予國人更多直接的監督權力和參政的機會。在這個大前提下，對異議人士監視和言論的封鎖，是不會放鬆的。我估計，最多還是新瓶舊酒，蕭規曹隨。其實，對一些關係民生的重大問題，也不見得他能及時照顧到。例如污染問題。

習近平接手的誠然不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然而「兩污」 - 貪污和污染 - 的新聞，無日無之。據國內的官方或半官方的估計，貪污僅在過去一年，就吞食了國民生產總值的 3%，逾三萬人被紀檢監察機關處分，污

染在 2010 年耗費了 3.5%，約 2300 億美元（這是今年三月底的數據）！污染的遺害，其實與貪污不分伯仲，若從長遠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相對來說，貪污現象是短暫的、並可以靠增產來抵消部分影響，受害的程度也因人而異。像空氣污染（如今年三月全國霧霾日數為 1961 年以來同期最多）、食水污染（如今年三月黃浦江打撈出一萬六千頭死豬）、泥土污染（目前全國耕地十分之一以上受污染；三、四月份連接在西藏、寧夏發生山體滑坡），不單全民受害，還要禍及子孫！那麼為甚麼反貪污則有政治局常委主持，污染則只由環境保護部主理？鑒於來自石油和電力國企的龐大阻力，沒有中央常委直接支持，單靠區區一個排位很低的部，怎能推動這個環保大計呢！為何厚此薄彼！無他，是因為「腐敗亡黨」是當前的急務。從這點也看出他們衡量政策的標準。礙於本文的主旨，難於進一步探討，只好點到即止。

#### 4、「托克維爾熱」與對各家解讀的商榷

在意識形態方面，習班子的表現也不見得是要廣開言路。相反的，是要防範輿論，特別是知識界的評議。這從去年一度掀起的「托克維爾熱」可以考見習主持的黨中央的動向。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一個對反腐敗座談會上說了「希望大家看一下法國史學家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一個半世紀前出版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著述，馬上引起中國輿論界的關注。據一些學者的評論，王岐山的推薦，反映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危機意識，認為目前的國情，可以借鑒書中討論的史實。這裡，我把他們的評論歸納為四點：第一，托克維爾發現，社會雖然經歷過革命，但很多舊事物還一直延續到革命以後的新社會，怎樣找到和實施一種使權力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走出這樣一種困境，既是這著作的中心主題，也是今天的急務；第二，該書作者認為革命並不是發生在社會受壓最緊那階段，而是在稍後壓力逐漸放鬆的時候；第三，經濟繁榮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第四，讓文人（*hommes de lettres*）充當革命的動力，將會造成這些脫離實際卻又具備煽動力的文人站到運動的第一線上去，充當政治第一把手，給社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後果，所以這個歷史任務應交給務實的政治精英掌管<sup>5</sup>。

雖然我沒理由懷疑王岐山推薦的誠意和學者評介的獨立性，但上述的第三、第四點是很值得質疑的。第一點，若說是援引來解釋近二、三十年的

---

<sup>5</sup> 要是為建立民主制度而借鑒外國歷史，那麼推薦托克維爾於 1835 - 40 年出版的《美國的民主》，與國情更貼切。

改革不徹底，以祈取得國人的諒解，是無關宏旨的。第二點，可以說是配合中央的「危機感」的宣傳，亦情有可原。最後兩點在中國現況下却會產生誤導。近二三十年的革命，不像十八、九世紀那樣，暴力的不多，例如蘇聯及其衛星國的顛覆，是非暴力的，而這些非暴力革命並不是在這些國家「經濟繁榮」時期爆發。另一方面，「經濟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很容易流於皮相之談。以今天中國為例，經濟的發展無疑很驕人，可是論者都強調特權、貪污和貧富懸殊是普羅大眾背上的三座大山。因此，社會要是出亂子，不是表面的繁榮。至於第四點，問題更為嚴重。如果在引述時，僅僅指出「不要讓脫離實際的文人充當革命的動力，應把這個任務交給務實的政治精英掌管」，而不就國情加以評論，表面上似乎很客觀，却難免產生誤導和給黨內保守派利用，以影射自八九年以來所有敢站出來為民說話的知識分子。猶憶1957年「反右」時，中共指責「外行管內行」這個提法是要排斥黨的領導。現在，很可能有人要利用這點，反其道而行，旁敲側擊，指桑罵槐，炮製輿論，掇裁錢鍾書《管錐編》的話，這是「塞心梗腹，端仗史勢，附合時局，牽合朝政」。我們不得不提高警惕。

## 5、危機感的守業情結與中國夢

中共沒有忘記蘇共覆滅的血的教訓：在擁有二十萬黨員時奪取政權，兩百萬黨員時打敗法西斯，兩千萬黨員時卻丟失政權。這三個數字早已成為中共高層的座右銘。習承繼了這個危機感，提出「從嚴治黨」以表決心。所以他肯定不是中國的戈巴喬夫。他是個守成的人物，堅信「創業難，守業更難」這個古訓。囿於他這個守成的政治心態，就算他承認國人對政體改革的要求合理，也覺得不是急務而把大家的要求，推到遙遙無期的「中國夢」去<sup>6</sup>。為了振奮一百多年來受盡苦難的我民族，讓他們舒一口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無可厚非，可是對古稀之年的天安門母親們，和行將半百的流亡海外的廣場學生來說，這是敷衍塞責。前者希望的是在有生之年了却為失去的孩子申冤的夢，不要抱恨離開人世，後者則盼望能以清白之身，趕上與高年的親人團聚，把餘下的壯年獻給祖國。

其實，新班子是因過度的危機感而未能高瞻遠矚，看出「六四」等問題在施政上實行廣納言，去民怨的急切性。他們應該不要怯場，盡早爭取把在經改方面剩下的餘勇投入政改，將有利於在群眾間建立威信，打造一個全

---

<sup>6</sup> 他在 2013 年 3 月 17 日的一個閉幕會上談到這個「中國夢」。據報道，要到「2049 年新中國成立 100 年時 [ 才會 ] 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面的改革形象。如今，在這個申訴無門，昭雪無期的情況下，我們只得禮失而求諸野，通過輿論，訴諸世人，繼續在道義上給他們壓力。

二零一三年四月游順釗於巴黎驚弓坡寓

並附上為「六四」週年製作的詩卡，若篇幅容許，請選作插圖用。